



真心眞說註解 (六)

臺南 林秋梧

真心體用一異

或曰。真心體用未審是一是異耶。曰約相則非一。約性則非異。故此體用非一非異。何以知然。試爲論之。

妙體不動絕諸對待離一切相。非達性契證者。莫測其理也。妙用隨緣應諸萬類。妄立虛相似有形狀。約此有相無相故非一也。

(解)有的問道，真心的妙體和妙用不知道是同一的，還是別異的？答道，若就相的一方面說却不是同一的。但就性一方面而論又不是別異的。所以真心的體和用結局不是同一的，也不是別異的。怎樣知道牠是這樣呢？以下且把牠討論一看。

(解)真心的妙體是不動不搖，超絕萬有，無有對待，離一切形相的，非達見本性契悟修證的人，是不能了解其理。妙用隨緣應機顯化萬類，(如我們目前現有的山河大地，色空明暗，種々諸物)這都不過是狂勞花相，但以人類迷妄的心觀之，却似各有形狀一樣。因為從這有相無相而論，所以體用就不是同一的。

又用從體發用不離體。體能發用體不

離用。約此不相離理故非異也。

(解)又用是從體發生而不離體，體是能發生用而不離用的。照這樣從其互相不得分離的理而論，體用自然是沒有別異了。

如水以濕爲體。體無動故。波以動爲相。因風起故。水性波相動與不動故非一也。然波外無水水外無波。濕性是一故非異也。類上體用一異可知矣。

(解)體用的關係好像水波的關係一樣。水是以濕爲體，因爲牠的本性原是不動搖的。波是以動爲相，因爲牠是爲了風起才發生的。水的本性和波的形狀，一是靜的，一是動的。所以從相而論便不是同樣了。然而離了波便沒有水，除起水竟沒有波。若論濕性水波同是一樣。所以說體用是無異的。類推了上面的譬喻，我們便可以明白真心的體用畢竟是非一非異，一即是異異即是一的道理了。

(備考)永明壽禪師道：「性相二門是自心之體用若具用而失恒常之體，如無水有波，若得體而闕妙用之門，似無波有水，且未有無波之水，曾無不濕之波，以波徹水水源水窮波末，如性窮相表相達性源，須知體用相成，性相互顯。」

(見「宗鏡錄序」)

真心在迷

或曰：真心體用人人具有。何爲聖凡不同耶。曰：真心聖凡本同。凡夫妄心認物。失自淨性爲此所隔。所以真心不得現前。但如暗中樹影地下流泉。有而不識耳。

(註)聖是聖人，比對凡夫的稱呼，指脫離凡夫迷情，開悟聖智，見證絕對真理的人，妄心是誤謬的分別心，或說僞心。『起信論』解釋分就四種法薰習義說「一者淨法，名爲真如。二者一切染因，名爲無明。三者妄心，名爲業識。四者妄境界。」

(解)有的問道、真心的體用如果是人人具有的、怎樣有聖人和凡夫的分別呢？答道、真心在聖不增在凡不減、聖人凡夫本具同一佛性、不過凡夫以妄心認識種種事物、執著根塵、而有憎愛差別、失却自己圓明的淨性、爲了知見的阻隔、所以真心便不得現前、只像暗中的樹影地下的流泉一樣、所有的也不知道。(又像日隱雲中、雖明而不照、智藏惑中、雖真而不道。再反面來說、真心既不增於聖、不少於凡、佛祖奚以異於人？對此質疑、知誦曾在『修心訣』裡答道：「佛祖所以異於人者、能自護心念耳。汝若信得及疑情頓息。出丈夫之志、發真正見解、親嘗其味、自到自肯之地、則是修心人解悟處也。更無階級次第。故云頓也。可見聖凡的區別、是在於見性與否的一點而已。)

故經云。善男子。譬如清淨摩尼寶珠映於五色隨方各現。諸愚痴者見彼摩尼實有五色。善男子。圓覺淨性現於身心隨類各應。彼愚痴者說淨圓覺實有一本作見如是身心。自性亦復如是。

(註)經是圓覺經、摩尼寶珠、因其體性瑩淨絕瑕、沒有色相、所以譬喻作真心。詳見前註。映是反映、自性二字圓覺經作自相、連在實有如是身心之下作一句。

(解)「圓覺經」說：「世尊向聽法的大衆道、善男子呀！譬如清淨摩尼寶珠、牠的體性本是瑩淨絕瑕、沒有青黃赤白黑五色。然能反映一切色相、故一切形色對之則無不隨方顯現、於是愚痴的人便執其知見的、以爲摩尼珠是青是黃是赤是白是黑。全不能了解珠的本體實性。圓覺的淨性即人人具有的真心、亦是和摩尼一樣、本沒有分別凡聖、萬類平等。不過現於個個的身心、隨類各應、故似有差別賢愚而已。而一般愚痴的人們、便執著知見、說什麼真心實有如此這般的身心自相。其實那有這個道理。」

肇論云。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祕在形山。此乃真心在纏也。

(註)肇論是後秦僧肇法師所著的。肇京兆人、家貧以傭書爲業。遂因繕寫、歷觀經史、備盡墳籍。志好玄微、每以莊老爲心要。嘗讀老子道德章、乃嘆曰、美則美矣、然

其棲神冥累之方，猶未盡善。後見舊維摩經，歡喜頂受，披尋玩味，乃言始知所歸矣，因此出家，學善方等，兼通三藏。聞羅什在姑臧，自遠從之，什嘆嘆無極。及什適長安，肇亦隨入。姚興勅令與僧叡等，入道遙園，助詳定經論。所著四論並註維摩經，及製諸經論序，並行於世。後遭秦主難臨就刑，說偈曰：「四大元無主，五蘊本來空。將頭臨白刃，猶似斬春風！」年三十有一。（詳見『高僧傳初集』卷七）但本文所引乾坤云々の句，却出在同人所著的『寶藏論』，廣照空有品，又乾坤二字原本作天地，上面加夫一字。一寶就是真心。形山是譬喻五蘊四大，就是我們的色身。

（解）肇法師在『寶藏論』道：「在這天地之內宇宙之間，有個遍滿十方的活寶貝，隱秘在我們個個的色身裡面。智慧雖能明白，愚痴的却不知道。這就是表示著真心被妄想所纏縛的結果。」

又慈恩云。法身本有諸佛共同。凡夫由妄覆有而不覺。煩惱纏裹得如來藏名。

（註）慈恩是唐朝窺基法師（？）『佛祖統紀』二十九日，法師窺基，代郡人，金吾衛將軍尉遲敬宗之子。母裴氏，夢吞而孕。六歲，聰慧過人。項有玉枕，指文如印。未成童，便能著書。初窺三藏得童子於西域。聰悟絕倫。嘗携詣敬宗，宗呼基出拜。使誦所著兵書數千言，契數日童子，基誦畢。契曰，此古書也。今童覆之。不差一字。宗大怒，以基罔已，將殺之，契就巧出家。因念曩在天竺，起歸與之興。卜者謂曰，師可東歸，弟子生矣。識既冥符，舉以告宗。宗曰，此子悍暴，豈堪受訓。契曰，郎君器度，非將軍不生。非貧道不識。宗竟諾之。基佛然曰，得不斷欲，茹葷血，過中食，聽此三事。乃可爾。契念先以欲鉤牽，遂矯許之。正觀二十一年，奉勅落髮，時年十七，住廣福寺。稟受契師瑜伽師地唯識宗旨，撰述疏鈔及於百部。時號百部論師。東行博陵，或請講法華，造立寶大疏十卷。永淳元年十一月，示滅於慈恩翻經院。御製像讚，勅諸寺圖形以祀。附葬於契師之塋。海內皆呼慈恩法師。（參見『宋僧傳』卷四）

（解）又慈恩法師道：「法身即真心本是人人具有，一切諸

佛所共同的。不過博地凡夫爲了迷妄，竟把真心隱覆下去，以致具有佛性而不能覺悟達見。就是這樣地煩惱纏裹着真心，真心隱覆於妄想之中，所以有了如來藏的名稱。

裴公云。終日圓覺而未嘗圓覺者凡夫也。故知真心雖在塵勞不爲塵勞所染。

如白玉投泥其色不改也。

(註)裴公。唐朝時代的佛教學者。裴姓，名休，字公美，孟州濟源人，父肅，唐貞元中爲常州越刺史，長慶中舉進士，太和二年爲監察御史，時與圭峰宗密交，通達華嚴教旨。會昌二年守洪州鐘陵，迎黃檗希運住州之龍興寺，旦夕問訊。大中二年遷鎮宣州宛陵，又請希運住開元寺受法。從是昇節度使，觀察使。咸通初爲戶部尙書，累進吏部尙書太子少師。卒於咸通十一年，壽七十四。資性寬惠，不尙明察，能文長書。終日云々之句，出公爲圭峰所作圓覺經略疏序。塵勞是五欲六塵。

(解)裴相國道，終日具有圓覺佛性，而未嘗修證圓覺，不得住持圓覺的人，這便叫做凡夫。據上述的引證，可以

知道真心雖在五欲六塵之中，亦不爲之污染，像白玉投在淤泥中，其色仍然沒有改變一樣。

精神立國と宗教

清 浦 奎 吾

國民の心に鞏固なる信念があり、高尚なる理想があつたならば、如何に外來思潮が襲來しても、人心の動搖を來すやうなことはしない。この不動の精神は宗教に俟つより外にない。されば日本國家は積極的態度に出でて、この際これを保護獎勵するの必要がある。彼の勞農ロシアの如き、革命の成功と共に宗教を否定したのであるが、その結果はあの通りである。この際國民は宗教の力によつて宜しく不屈の精神と簡素の生活に甘し進んで國難に當るの覺悟を養成せねばならぬ。